

图书在版编目 穴悦陨孕雪数据

花与梦 援第 圆辑 援中 轱雅主编 援—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圆园园元

陈月苑原圆原原圆愿藏苑原范

I 援花 援援Ⅱ 援朱 援援Ⅲ 援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援 圆原援范

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孕数据核字 穴圆园元雪第 圆缘苑园号

策 划：朝扬花雨

责任编辑：吴日珊 朱莽烈

封面设计：黄 浩

花与梦 第 圆辑 雪

主 编 押珠 雅

出版发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祥泰大厦写字楼附 员号楼

电 话：园原园原原园愿藏苑

印 刷：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愿藏园伊员愿 员轱原

印 张：员园 字数 猿藏园千字

版 次：圆园园元年 猿月第 员版

印 次：圆园园元年 猿月第 员次印刷

书 号：陈月苑原圆原原圆愿藏苑原范轱 员轱

定 价：圆园元 元 全 源册雪

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任何重制、仿制、盗版或以其他方式加以侵害，一经查获，必定追究到底，绝不宽待。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花与梦



璇玑词

内容简介

春山锁怨，秋水凝愁，
她玲珑素心之下，
对亡国死敌之子的他，
是爱是恨？
偷天换日，瞒天过海，
他为救她活命，百宝出尽！
可他为何又背弃誓言，
杀掉她的兄长，
还另结新欢芽
爱恨交错，至死纠缠，
莫非都是前生早已注定？

前言

这是我的第一本完整写成的书，花了些工夫。《璇玑辞》的构想完成于数年以前，一直想把它写成一本书。但是总会遇到这样不合适，那样不凑巧，去年夏天写了一些，最终去年还是没能继续。也是一本难产的书呢！

在《璇玑辞》里，我想要表现的，是一种执念。这书中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执念。这执念影响着他们的命运。

比如璇玑，她的执念就是她对于振镛的爱情和她内心的道德观。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使她的命运几次发生转折。

又比如振镛，振镛的母亲带给他的清冷如月华的性情，使得他异常孤独，当他遇到孤苦伶仃的璇玑之时，产生了同情和怜惜之心，最终爱上了璇玑深深压抑在心底的善良和无邪，不择手段地要留住璇玑。这就是他的执念。这种执念使他和璇玑的一生爱恨交错，至死纠缠。

又比如清如的好胜，惊澜的一意孤行，萧离的为爱牺牲，他们都有这样一种殊途同归的执念。这种执念给他们带来了痛苦，也带来了自己才能体会的快乐，铸就了一生的精彩。

我无法判断这种执念的好坏。我想这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吧。

好梦

寂静的宫殿。

穿梭的秋风，如女子姗姗的脚步。

拂动的纱帐，素白，如美人的裙摆，绘了墨色的竹枝和折枝菊花。

转角阴影里弧度优美的檀木梨花几，映衬着玉瓶幽凉清冷的华光。瓶中径自盛开的菊花洁白纤细，舒展至无力的花瓣。

若有若无浮动的淡香。

精致的桌椅几案，纤尘不染。

牡丹铜镜水一样光滑的镜面，镜前散落的象牙梳，固执地缠绕着几缕极细极长的青丝。珠钗钗头的南珠孤独地闪动着温润的光。

象牙榻上垂落着深红如血的锦被，细碎地绣着云纹龙凤。

露出的明黄色衣角，颓废瘦削的男子的侧脸。睫毛投下的阴影，隐约有水光闪烁。

榻边梨花几上，秋风翻动经书。

男子惊起，翻下床赤足追出殿外。

“璇玑、璇玑！是你回来了吗？你回来了吗？璇玑，

你在哪？璇玑……璇玑……”

空旷的殿外只有他的回音。

厉魇

轩辕王朝建宣帝建宣二十四年。

禁军统领率领一对人马登上高耸的台阶，昂首望向与皇室一样高高在上的匾额“凌烟殿”。

“凌烟殿、凌烟殿。”他默念着这个名字。

那个美丽得仿佛不是真人的女子，他目光忽然变得凄迷。他记得她来自西疆，本是驻守西疆的小吏之女，偏她的母亲却是出身名门但获罪发配的罪臣之女，自是见识不俗，小吏下世后倾力栽培幼女，使这蛮荒之境上贡了一名自十二岁起就以才貌双绝而名满天下的西疆美女，至此天便下有了宠妃江澄秋传奇。

“统领。”

她也这样叫过他，她在这天下闻名的凌烟殿住了十三年，从一名小小的才人升为贤妃娘娘，虽只得一名公主却仍获十三年专宠，成了天下人传诵的故事。西疆有女江澄秋，二八贤妃世无俦。

“统领，禁军已将凌烟殿团团围住，公主等人插翅难飞。”

他回过神来，“公主在正殿？”

“是。”

“打开殿门。”他沉吟片刻，吩咐部将。

“是。开殿门！”

沉重庞大的殿门被缓缓推开，阳光大片大片洒落在殿内的石地上，闷热的风拂动殿内大片大片的白幡。

殿中的素衣少女转过身来。

他望着她，他第一次敢如此大胆地将“她”看分明。

芙蓉玉面、纤细身段、冰肌玉骨。

眉眼盈盈，眉若春山、眼似秋水。

天地精华，神仙一样的人儿。

宫人都说她像极了她的母亲。“她”该是差不多模样吧，也许还要更好看些。可惜他从来只可远远观望一眼她纤细的身影，如今江妃已仙逝月余，此生决无机会一睹芳容。

他定了定神，大声道：“禁军统领萧胤参见十九公主。”

殿中的少女宽大衣袖下的苍白小手缓缓收拢、捏紧，又缓缓松开，顺势搭在紧握的右手上。

“统领……大人，有话……直说就是。”

“十九公主，请！”他侧了侧身。

“去哪里？”她垂下眼。

“姬鸿大将军的营帐。”

“姬鸿。那……我父皇呢？”她低垂的眼睑眨了眨。

“建宣帝因江妃娘娘而悼亡成疾，一个时辰前……不幸崩驾。”

她的唇动了动，终于抬起头来。秋水明眸缓缓滑落珍珠似的泪滴，梨花带雨，款步而出。真正是我见犹怜，连刚刚将病榻之上的建宣帝一刀斩杀的禁军统领萧胤也不禁神思恍惚。

多年后他回忆起这一幕，终于有几分明了何以建宣帝会为江妃废除早朝，江氏一门显赫一时，这样美丽的女子

真可以夺人心魂，让人忘却世间一切只除了眼前美景。

当年若非十九公主守灵月余，体力近尽，她趁他恍然出神之际刺入他肩头的玉簪，早已要了他这条老命。也怪他大意，没有怀疑她一直藏在袖中的双手，只当是皇家女子规矩多。但她的不动声色倒真叫他大吃一惊，宫城被破，建宣帝被杀，皇子公主死伤无数，她早该花容失色，想法逃命；纵然整座宫殿让人围得水泄不通，也该像一般皇室妇女那般早早在殿中领着一干老少跪下求情，而非……这般。

“报统领，凌烟殿一千宫女内侍，都已自尽身亡，无一活口。”

这个十九公主……他叹息，又叹息。

他抱起被他及时劈昏的少女，预感到又一则传奇的诞生。

轩辕王朝末帝建宣二十四年五月，江妃逝，时年二十九岁，末帝哀痛至极，缠绵病榻，加之先前朝政荒废日久，致使朝野大乱。大将姬鸿利用民心，大出讨孽文檄，历数末帝罪愆，率领大军，欲逼末帝退位。病中的末帝无心处理这等费心费力的政务，将之全权交与年仅十七的太子轩辕羨。太子羨年少轻敌，数战之后在沙场上丢了性命。而敌军却在月余之间攻城掠地，势如破竹，很快兵临城下。

宫城禁军统领本执掌十万禁军守卫宫城，但禁军统领萧胤叛变，策动宫变，与姬鸿里应外合，灭了轩辕氏。

宫变之时，轩辕皇室元气大伤。皇子死十一名，被俘三人；宗亲死二十六名，被俘两人，另有三名皇子四名宗

亲下落不明。而公主后妃殉国死节者达百人之多，亦有数十宫眷不堪受辱自缢身死。另有四十余名公主嫔妃，百二十余名宗亲妻女被赐为新朝权贵的妾侍女奴，与一般歌妓乐工命运相同。

而末帝的十九公主，江妃所出之女轩辕寿玉，因为一段往事侥幸保全性命，被禁军统领萧胤献给了姬鸿。

建宣二十四年六月末，姬鸿废轩辕氏自立姬氏王朝，仍以中平为国号，年号元初，史称姬太祖，又称元初帝。

元初元年七月初一，姬鸿登基称帝。追封故世多年的原配齐明霜为靖德嘉仪皇后，故世的长次三四子分别为秦王、晋王、宁王、英王，王位由诸子后嗣承袭，赐封地、府邸、臣属、家奴。立齐后所出之第五子振镛为太子，赐住东宫。

七月初二，分封赏赐各功勋卓著之人，犒赏三军。其中萧胤得封武义侯，萧胤独子萧离破格升为东宫禁军副将。

七月初三，大赦天下。减免中平百姓三年赋税，加开科考，选拔人才。

七月初四，封早年代轩辕氏公主和番的第三女为泰祥公主；随轩辕氏公主出家的第四女迎回宫中，封为宁河公主；封长女为南平公主；次女为徽明公主；六女、八女为岐阳、汝安公主及九女福安公主；早逝的五女七女所出子女也尽得封赏。又册立两房妾室为刘妃、卢妃。刘妃所出的第六子，卢妃所出的第七子均因年幼，暂不封王。封英王生母，齐后的陪嫁侍女青萝为英王夫人。另立了三名妃子、两名昭仪、九名才人，充足后宫。其中一名昭仪为前朝贵戚，名唤周皓月，即是后来的周妃。另是功臣之女方

莲若，莲妃，以及权贵之后杜青眉，眉妃。

新朝正以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展现出它傲人的姿态。轩辕皇室则已是枝折花落，成为了历史的流沙。

刘妃、卢妃、周妃、莲妃、眉妃，以及后来福安公主所献的云妃，均参与了宫中历时经年的政变阴谋。

而身处这数场政变之中的另一名女子也在这里逐渐长大，成人。

卷帷

元初元年七月初一。

阳光非常好，朝晖斜斜地洒落在殿门内的水磨地板上，仿佛镀金一般。

几名内侍匆忙而迅速地为殿中的少年更衣。蟒袍、朝靴、金冠、环佩、香囊、璎珞、佩剑。

少年的目光平静地无谓地近乎茫然地落在穿过窗格子射入殿内的光柱中的灰尘上。

一旁坐着饮茶的中年男子满意而欣慰地注视着这张俊秀青涩的容颜，这具清瘦文弱的身躯，这份清雅淡定的姿态，恍惚忆起多年以前那个中午在走廊中看到的妹妹，也是这样相仿的清秀容颜、纤瘦身躯、清淡姿态，那时她即将嫁入姬家。而现在，她最小的也是惟一存活至今的儿子就要成为中平储君了。莞尔、莞尔，中平储君体内终于也

流的是齐氏的血液，你终于可以安心了。

“舅舅。”少年已来到面前。

“镞儿。”他起身，拍拍少年的肩，“你终于长大了……”

“舅舅……在想我娘吗？”少年淡淡地问，目光中有种令他惊惧的了然。

这个孩子听说是莞尔最常带在身边的，想必总有过人之处。他笑笑，“你是你娘三个儿子中最像你娘的。看到你，我……总是会想到你娘。”

“我娘……”少年目光迷离。那个从来都不愿笑一笑的清冷平淡如霜如月的贵妇，凭栏叹息的姿态凄美无比。

“是啊，你娘在天之灵必然欣慰至极。好了，时间不早，你……快去吧。”

“是，舅舅。”少年颌首，出殿、登辇，离去。

中平姬氏第一任储君姬振镞的太子册立大典即将开始。

殿前台阶上缓缓走下的中年男子忽然抬头，仰望苍穹，云端仿佛传来一声轻笑。

盛夏的午后，书斋的墨香里。豆蔻年华的少女。明霜这名字太冷了，我给你起个字吧，妹妹，就叫……莞尔，莞尔一笑，如何？

四哥，皇上选秀女了！我一定能当皇后！我想要……天下，四哥！

四哥，为什么爹娘要应下姬氏的亲事啊？四哥……四哥，我有我自己的梦想，四哥！

四哥……



御书房中，端坐龙椅中的男子注视着这张久违的容颜。

澄儿芽

他初识澄儿，澄儿才不过十四岁，美丽不可方物，谈吐对答都叫人无比愉悦，真恨不得日日与这解语花朝夕相对，他甚至一度甘愿为她停妻迎娶，可惜澄儿终究还是请江夫人出面婉言相拒，也算是他人生一大憾事。

而今他已登大位，天下美女随手得手，可是她却已香消玉殒。

只留下这点骨血。却又同时身为轩辕氏公主，前朝余孽，叫他欲杀不能、欲留不得。望着阶下立着的少女，他内心百转千回，异常犹豫。

“你娘……同你提过朕？”

阶下的少女一直低垂的双眸迎了上来，令他心头一震，璀璨星空也不过如此。

“先母提及过江氏一门的恩公姬大将军……却未曾提过元初帝。”

他一怔。这同澄儿倒不同，澄儿未有这般犀利，要温润许多，想到母女二人出身不同，便也释怀。这位十九公主真正是十足的天之骄女，宠极一时。他虽常年驻军边陲却也听过她一出生便得三千采邑作乳娘钱，两岁随父上朝，五岁追加一千采邑作脂粉钱，十岁赐住养珍殿。

他笑笑，“朕的公主若有你一半聪慧，朕做梦也会

笑。”

她不语。他的第九女，也就是新封的福安公主，比她还长一岁，是他惟一未嫁的女儿，现在就住在她的养珍殿中，异常娇纵奢侈。她心中不屑，皇家女子由来尊贵非凡，举手投足即须让人敬若神明，而非畏如恶鬼。

“你住在凌烟殿中，起居饮食如何？”他慈爱如老父。

“戴罪之人原不需费心。”

他神情一黯，“朕和……你娘总是故人，朕会妥善照顾你。”

“谢……陛下恩典。”她顺下眉眼，掩去内中心意。

他颌首，又问：“你娘灵柩在德芳殿，可有妥当之人照应？”

“先母停灵之处，尚有旧日宫女十人看守。萧……侯爷未曾冒犯亡者。”

“那就好。朕……恩准你娘同建宣帝合葬。”

她惊异地看了他一眼。她是知道他爱慕她母亲多年的，她以为他不会……

“朕……再追封她为建宣帝端仪德芳皇后。”他可以给她建宣帝所不能给的。

“谢陛下美意，只是先母是前朝宫眷，不宜受此封诰，恐伤天子圣誉，还请陛下收回成命。”她不卑不亢地答道。她情愿她母亲只是一个小小的妃子，因为她相信母亲虽然一生都以为人侧室而伤怀，却决不会愿意接受父皇以外的人所追封的皇后之名。

元初帝长叹一声，挥手叫人带她出去。

他终于不忍杀“她”的女儿。或者是，不愿杀她。

他得不到“她”，终于要得到“她”的女儿。

等到十四岁，就立她为新后。他要她产下龙子，他要立她的儿子为储君。

她总不会亡他儿子的国吧。



“玉儿、玉儿……”

她奔跑于空旷寂静的长廊，深红如血的锦帐翻飞，如涌动的血海波涛。她分明那一日破宫的杀戮之后，凝碧池头也是这样猩红一片。心内异常惊惧凄惶，如受惊的麋鹿，只能不断地奔跑、奔跑。亡命天涯，竭力逃生，却总也无法穿越这漫天漫地。悄无声息，仿佛将她吞没其中的猩红，到达传来父皇柔声呼唤的彼端。

终于连这呼唤也渐渐被猩红血海吞没，消失于死亡一样的寂静里。

她凄惶落泪，她厉声呼喊，却无人应答。

她已被遗弃在这血海之中。

她已是孤儿弱女。

姬振镞至死都清晰地记得初遇璇玑的点点滴滴。

那一夜，应是刚过中元节不久。他被立为太子未足一月，已叫种种乏味至极的琐碎政事包围、淹没，时时随同父皇处理至深夜才得以回东宫。他不禁无限怀念从前，母亲对他似乎格外偏爱，从来都由他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不比其他几个兄长要习武打仗。寻常人家的少爷生活，多么

自在惬意，他真恨不能将这太子之位拱手相让。舅舅每每叹息，直说他虽长伴亡母身侧却无半分心性像她。他倒真想母亲未必会要他做太子呢，太子难为呀！

那夜，他又是晚归。途经御花园，随行小厮（新近升为东宫内侍）呈香絮絮抱怨，无非是中元刚过，园中曾历经杀戮，恐有不洁之物之类。他只当做笑谈从不在意。

忽然，前方白影一闪，他一时受惊，怔在原地。

而呈香已然尖叫出声：“鬼、鬼、鬼啊，有、有鬼啊！御花园、园、闹、闹鬼啦……”

手中宫灯落地，火光熊熊。

摇曳的火光中，他看到了一张苍白的面容，凄美妖异，而那一双眼眸却粲若星辰。夜风吹过，层层雪白的裙摆如荷叶般荡开涟漪，宛如花妖木魅，有着惊心动魄的美貌。

“你……是谁？”他轻声痴痴地问。

那少女定定看他，良久才转身飞奔而去。夜风吹过，白衣白裙顿显单薄，他的内心无端生出一丝怜惜。想必是哪处的宫女受了委屈在此垂泪伤心吧。

“哎呀我的太子爷！”呈香回过神来，懊恼地低喊，“怎在此遇见了她！”

“你……知道她是谁？”一个东宫内侍如何知道深宫之中的一名小小宫女？

“殿下，你道她是哪路妖女？”呈香踢了踢地上的灰烬，怨气冲冲。

“她是什么人？”他轻轻问，收不回随她而去的目

光。

“她就是祸国妖女的女儿。”江澄秋早已被前朝遗老当了替罪羔羊，“她是前朝余孽啊！”

“是她……轩辕寿玉。”他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他终于知道她的名字，应该是喜悦的吧；可是他又明白她既是前朝余孽，又是传说中父皇年幼的妃子，应该是痛苦的吧；而她又深夜至此，可见她心里也并不快乐，或许是不愿嫁给父皇，他又有一丝暗喜……多么复杂的感受，是他多年来未曾拥有过的。



后宫许多建筑是沿凝碧池而建。凝碧池虽然被称作池，却有数十顷之广，泛舟宴饮都不显局促。夏天的时候莲叶田田，也有宫女在采莲之余一曲菱歌引来了泛舟的皇上或者皇子，从此承了雨露，运气再好些就能封个妃子当当。

而今日，福安公主来此却是因为百般无聊。

“公主，不如我们上龙舟游湖去吧！再叫上安平郡主，洵阳世子他们几个！再配上东国的那个丝竹班子，西戎的舞女……”

“你有没有脑子啊！游湖游湖，都游几回了！这么一破地儿，还有什么可以给我看的？东国丝竹，咿咿呀呀，吵得人心烦！舞女，妖精似的，没见过男人呀，往洵阳世子怀里送！洵阳世子也不是个好东西！见了小妖精，魂儿都飞了！还有你这蠢奴才！都出的什么主意？尽惹我生

气！存心见不得我好是不是？”

“奴才不敢呀，奴才对公主可是一片忠心，日月可鉴啊！”长安吓得一骨碌跪到地上，磕了一串响头。福安公主难伺候，未足一月，后宫人人皆知。

“忠心？我可看不见！”福安唇角一扬，猫逗老鼠似的笑了笑。身边的宫女脸色顿时白了三分，上次公主这样笑的时候，宫女彩霞就为她上房捡风筝而摔断了腿，被赶到宫里最苦的浣衣局做苦役。

“不如我来考验考验你对我的忠心，长安？”她笑颜如花。

“公、公主……请吩咐！”长安冷汗如雨。

福安慢条斯理地取下头上的一支发簪，曼声道：“长安，你说这是什么？”

长安抬头望了眼，低头答：“是先皇后赐给公主的双凤含珠赤金簪。”

“对。你是管我的头面首饰的吧？”见他惴惴颌首，福安笑得更欢，突然她手一扬，金簪“扑通”一声落入池中。长安顿时面如死灰。

“去啊，把它找回来了。”福安笑着指了指深不见底的湖水，“你自己把它找回来。”

长安闻言一下子扑到她脚下，“公主开恩，公主开恩啊！”

“不是求我开恩，该求你自己才是。双凤含珠赤金簪可是先皇后赐的宝物，你弄丢了可是死罪呢。”她踢开他，笑得甜美极了。反正她娘在她一出生就死了，她可对她的遗物没什么感情，不如拿来整整人找点乐子。首饰

嘛，她福安公主有的是。

“春福，你看着他吧，找不回来你也别回来了。”她的团扇一指，又多了个倒霉的人。

看着她摇曳生姿地远去，一对男女抱头痛哭。

“咦，那是哪一宫的宫女？”心情极好的福安指了指远处窈窕的少女，沉下脸来。

“回公主，那是轩辕氏。”

“轩辕十九？把她叫过来。”她倒要见见这祸国红颜的女儿生得如何模样。

轩辕寿玉自御书房出来，神情莫测。

她不明白他日日召见她的缘由。她知道皇帝并不好当，空闲对于一个皇帝意味着怎样的自由和轻松。而他却把时光浪费在她身上。她困惑，他为什么不杀她？留着她以示新朝的仁慈宽大？又或是引她皇兄前来的鲜美诱饵？还是哪个公子王孙的未来玩物？

“轩辕氏，公主让你去一趟！”

她抬头，是两个小宫女，面色不善。再抬眼望去，是福安。难怪选

“请回去禀告公主，轩辕氏是戴罪之身，恐冲撞了公主。”她不愿去招惹这位公主，平白惹来事端。

“公主是金枝玉叶，富贵吉祥。公主都不怕了，你怕什么？又不会吃了你！”你不去，倒是会吃了我们。小宫女冷着脸。

“哟，好大的架子呀！轩辕十九！”福安仰起了精致的面孔，睥睨她如脚下的蚂蚁，“你还以为你是寿玉公主吗？可笑！居然敢拒绝我？！”